

晉

書

一八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御撰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
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
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
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
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祖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
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
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鑒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鑒起謂
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
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
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
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
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鑒之言

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无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唱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校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

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祖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王於于寘至是王

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
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
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
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
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實
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
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
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
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
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崙遐邇欵藩世脩職貢晉德之遠揚繁
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

尅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
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
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
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
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
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
太守柔荷寵前朝叅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
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
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无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
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
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二匡
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宋
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

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輟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无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

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
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
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
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
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
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
若能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
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
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
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
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
目人間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
示已明廣加諮詢无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
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燕饗饌

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
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
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
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
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膺雖未足希準克
粗亦无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无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
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无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
養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禿髮侮
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
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
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户而歸玄盛大怒
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户初苻堅建元之末徙
江漢之人萬餘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
郭麀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户及玄

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无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无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黜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劒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勦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

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裔
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
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
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
石頌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
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
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
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
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
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
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
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
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

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
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脩
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
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
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旣而
秃髮僭擅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
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于本元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
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卽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
顏子曲肱之榮遊心上典玩禮敦經茂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
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
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竒秀木之凌霜
挺脩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遥遥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
將戢繁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
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岡時弗獲彫心往形留眷駕陽

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續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藝益張王頽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无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无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壖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聳嶸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鵂羣吟挺非我爲用任至當如

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
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軼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
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綈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
拔翹彥于无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于草廬運玄籌
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
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
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
之勁陣鬱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于召武非劉孫之鴻
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崕益旣蕩三江
已清穆穆盛勲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
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
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
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駭
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

遺殮而忘寐表畧韻於統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
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
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
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
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
卿无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
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
取于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
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
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
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
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
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

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
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
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
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
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
七十餘級明年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
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
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
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
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
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
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子愛人后躬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
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
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

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吕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主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主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无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

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曩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脩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豐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

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巢鵲爲鳥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帟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麓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二千連版爲橋潛欲決隄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

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鶯之開基涼武昭王
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
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
若乃詩襲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
迹於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
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
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无替遺黎飲德絕壤露惠
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御撰

孝友

季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庾袞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達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豐饗忘劬集包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隤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茲任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无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蔣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

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具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旣无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无期功强近之親内无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
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无主辭
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
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庭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
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
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
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
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

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僬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无已敝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

能常望內轉而朝廷无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无中人不歸田明

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

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

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

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叅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

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
文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
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
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
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慙行取蟪蛄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
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
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
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
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
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
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
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

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暮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盤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

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无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龍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疏食執役制

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无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无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

側臣以爲致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旣往以
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
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襲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
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
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
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
得差袞亦无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
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
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
志也父亡作筭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无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
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
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

歲大饑藜羹不橡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掇尚多衮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无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隣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衮乃刈荆苕爲箕帚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衮父誠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

不倦衮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衮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

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何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无恃險无怙亂无暴隣无抽屋无樵採人所植无謀非德无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无繕宗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晋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子岫與之下山中塗目眩

贅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
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
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
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
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
焉有四子恂蔑澤掇在澤生故名澤因掇生故名掇蔑後南渡江
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
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
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
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鰓畝誦
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无暫懈
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旣少動
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

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
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
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无所受親
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
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
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
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
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
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
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
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
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緇袍草履不通姓名徑入
抚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
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

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旆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无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

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无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叅軍出補閬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徭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

禘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
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无偏
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
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
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
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勞著龜相温求婚于含
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
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
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
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絳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
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
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无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无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无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祐召叅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棖

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无容不竭盡臣
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无主故耳宣子曰
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井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
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
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
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
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
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
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
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
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
鴈門反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虛
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

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罔竒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无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旬繼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

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无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属天下大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元各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

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无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歛寃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爲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懼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

東會于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
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
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
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
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
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
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
州刺史符郎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
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
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
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
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
无從出乃匍匐扶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

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无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隣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无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栢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抚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栢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簞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旣存家極貧窘冬无衣被

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元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載昌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栢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察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置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譴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讐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

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涓柏對楫
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
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
咸摛左言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

御撰

忠義

嵇紹

含

王豹

劉沉

麴允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

周該

栢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種

沈勁

吉挹

王諒

宋矩

丁穆

辛恭靖

羅企生

張緯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墮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

晉書卷五十六
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无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褱引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无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

司州主簿以无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于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輦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无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

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軫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
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
義願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馬无忘潁上大將軍无忘黃橋則禍亂
之萌无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
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无益危
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
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顙顙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
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
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旌等
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
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
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
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
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冏被

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台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

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勲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于行已不歸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抚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眎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无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輦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楚王瑋

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
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
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
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
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
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
旣散野无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
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主
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无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
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
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
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罔辟爲征西參軍襲爵武
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
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于又曰昔魏武

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况今都官中騎三曹盡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内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今史懷帝爲抚軍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勣有隙勣疑含將爲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于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藜莠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

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无報豹重牋曰豹書御以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宣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

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无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規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肯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于罔案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旣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无負神明而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構危害慮在一旦

不祥之聲可躋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嚅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邁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責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齊王罔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待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司遣席遷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旣逼京都王

師屢敗王湖祖述言於父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
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
計之良也父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
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
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
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
逆沉于好時接戰夔衆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
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
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遲顥軍見澹等无繼
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顥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
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
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
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顥曰夫知
已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强弱以苟全投袂

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顓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顓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閭閻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昂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昂功且規權勢因昂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昂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躬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群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无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

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无威斷吳皮王隱之徒无
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
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
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抚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
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饑甚死者
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
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
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
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
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
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松曰將軍舍
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无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五另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縣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

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无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願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无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慙而无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志託我常恐洪濤蕩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无幾

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與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竄元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

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栢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栢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人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无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干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无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任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旣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

晉書卷五十九
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旣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
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
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乂所虜意氣慷慨神无懼色送到
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
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
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
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
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眉
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
卓以爲不可遽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
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
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
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

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爲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

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僞而智勇遠聞克
墨經即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
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
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
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
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
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
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
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
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
破悝復爲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
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
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曹將

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旣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

晉書卷五十九
軍將軍慕容皝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史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符堅陷梁益相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符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栢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

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
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
歸懷著稱所蒞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无一旅
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
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
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
杜口无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頴近于賊中得齋挹臨終手疏并
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
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
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
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
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
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旣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

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
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无豫
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尅遂率衆
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
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
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

京都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凉州地以矩爲宛
成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
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
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
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
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

不撓曰吾雖才非寵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符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无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

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相玄請爲詔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相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詔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斷事必无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无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无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无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

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相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躬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曰焚裘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

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褻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摧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言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无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

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御撰

良吏

魯芝

胡威

杜軫

竇允

王宏

曹攄

潘京

范晷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爲抚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吏以爲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

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寢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
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
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旣權偪
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
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
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
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
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害
芝繼緜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
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
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爲別駕事平薦于公府辟大司馬
曹員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于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
都尉叅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員出督關右又叅大司

馬軍事員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叅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
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
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
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
政引爲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
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
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仗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
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慙惑不能用遂委身
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
誅俄而起爲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
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儉
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
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
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臻城鄉侯

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
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
履正素无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
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
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
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賵贈
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
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
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无車馬僮僕自驅
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
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
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

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
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
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
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
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
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
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
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
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
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
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
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次孫
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
東將軍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无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无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叅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氐賊李驤所得

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脩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亶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

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言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躬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无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无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續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无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鄉意如何攄

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无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罔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又以爲驃騎司馬又敗免官因丁母憂憲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尅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叅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旣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酈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宗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

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晔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抚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蹈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晔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

晉書卷六十一
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
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
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
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
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
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
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政平訟
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
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
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
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
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
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

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尅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叅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

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強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
黿池令召受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
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
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
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
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
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
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
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
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没于石
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問問幹
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

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叅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勒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无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

散騎常侍栢彞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紆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无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无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

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无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无知使鄧伯道无兒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无儲不取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无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醵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叅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表貢功曹貢敗將及禍隱之詣相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

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
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无被嘗澣衣乃披
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
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
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
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
曰貪泉飲者懷无厭之欲隱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
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
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
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
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
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潔
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

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无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无氍毹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

晉書卷之六十一
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无辨後
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
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
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遠之申寃緩獄鄧攸
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清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
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
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
道无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
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鮮唯嘗吳水但
挹貪泉人風旣偃俗化斯遷

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列傳第六十一

晉書九十一

御撰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汜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替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強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

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
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
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
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无乏於時武
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
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
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叅朝政子眞以好禮居秩宗雖魏明揚亦非
遐棄旣而荆揚底定區寓又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
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豐起宮掖
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
百六光啟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
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
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
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

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戾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

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掾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

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克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東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鑄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

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
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
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朔祭京兆府君當遷
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
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識緯乃
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
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
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
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
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
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
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
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

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韉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旣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如上事末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旣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臍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夜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叅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

晉書卷六十一
四
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賁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

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无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辟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

標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數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叅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間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徺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

路聞其頓躋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
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
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
教曰今大義頗替禮典无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
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
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
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
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
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无
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
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
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軌訓
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
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寫之飾

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叅軍持法平詳當

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
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
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
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
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
之士邈旣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
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
訓學者宗之邈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
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
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
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
進謝石爲尚書令立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

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无滯則吏憤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興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司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

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牒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叅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

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蒞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詔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无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无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書今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

典朝儀執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啟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啟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

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常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无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

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
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
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再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
閔拜其子消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諛諫曰今降胡
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
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
可忸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
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諛性
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小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
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爲我對正直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
肖誠如尊敬尊亦正直軟抵耳諛慙无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
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
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揔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

晉書卷之十一
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
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
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
夙夜无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
譏塞素食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无忠國之謀
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歛无厭不可謂厲
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
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靡於絲
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
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
風軌陵遲奢僭无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
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
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敗
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

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爲先故下无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无賴下官與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識事无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強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无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

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蹉蹉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相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无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相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

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栢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栢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无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荅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節

義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濶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于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旣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幘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旣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旣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无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

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旣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懣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今年四十七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无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暉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暉爲符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樓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蒞

邊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黨
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淪微言
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列傳第六十一

晉書九十一